

馴

春雨紛飛，貓咪們正在發情。我蹲在屋簷下，半個身體淌在雨中，腳邊一隻流浪貓吃飽正在洗臉理毛。整個冬天的記憶，就在那被貓咪舔的乾乾淨淨的碗裡。公寓裡的人來來回回，大多只敢以眼角餘光快速掃過我們，沒有人願意在隨著細雨降臨的夜幕之下，對看似無害的女子與貓有多一點注目。惡意此刻濕答答的晾在鐵窗內，有些發霉，帶著點荒涼的潔癖。太多聲音被雨掩蓋，巷子意外寂靜，只剩貓叫。

如今，小貓眯著眼睡在靠窗的一排書櫃，六樓窗外，偶有鴿群掠過，拍拍翅，休憩於違建的屋簷上。冷冽的北歐樂隊專輯仍在白色唱盤上旋轉著，彷彿這裡就是極圈附近的海岸。春日的陽光猶如奶油色的貓眼，注視著我，要我交出累積了一個冬季的濕冷。我躺在沙發上，捨不得讀完手邊的英國懸疑小說，兀自沉浸在剛剛的夢境中，卻不記得任何驚悚的細節。

唯一可以確定的是，貓改變了我的世界，領著我跨越虛構與現實。

這個改變過後的世界是怎麼樣的呢？如美國小說家保羅·奧斯特在《黑暗中的人》裡藉蘿絲·霍桑說：這怪誕的世界滔滔向前流動。怪誕之一是我收養了隻來路不明的貓。怪誕之二，這隻貓帶領我去認識一個陌生的城市。我的世界就此從人的高度傾斜，找到一個隱沒的城市。這個城市有過野蠻的歷史，這個城市有著溫柔的角落，這個城市濃縮成一雙警戒的眼睛，這個城市舔著自己受潮的尾巴。這是一個看不見的城市。

我與動物的關係向來疏離。不久前，同事的貓重病而需要換血、打點滴，同事每天哭腫了眼來上班，訴說病情和就醫的情況，我給予安慰，卻難以想像一隻瀕死的貓，是如何令人心碎。

養貓的朋友不少，貓餐廳在這個城市是一種風格。我對這一切拒而遠之。然而，愛貓成癡的女作家多麗絲·萊辛寫下了《特別的貓》，法國小說《刺蝟的優雅》裡聰慧低調的門房養了隻以托爾斯泰為名的貓，列夫。少女時代的另類偶像朱天心為這些獵人們寫下了故事，淡水河邊的女詩人隱匿店裡店外都張羅款待著這些小可愛。我拜訪養貓的朋友，在朋友家中追逐著逃難似的貓，滑稽地揮舞裝飾著羽毛的逗貓棒，以為這就算是貓友。我前往貓餐廳喝下午茶，和不知情的貓拍下狀似親暱合照，假裝我愛貓。

這跟想像中所有住在城市裡敏感、纖細的靈魂應該都要養隻驕傲的貓，而非人盡可夫(妻)的狗有關。貓就跟夏宇的詩集一般，是文藝青年該有的收藏品之一，

某種比腹語術更魔幻的貓語術。

記憶裡的貓都是遠遠的。趁著夕陽，輕輕跳過籬笆，在做開的垃圾袋中撿著小碎肉末。頑皮的孩子如我，大聲驅趕，其實心裡害怕的要命。當小叮噹、凱蒂貓、叮噹貓或是宮崎駿動畫的黑貓，陸續印在各種鉛筆、墊板等文具上，我瘋狂收集的同時，對真實的貓仍心懷恐懼。鄉野與貓相關的傳聞，總是與死亡相關。外婆養的小白貓被舅舅誤認為老鼠用力摔死，叔公的靈堂前一隻莽撞的黑貓趁大家不注意跳過棺木，半塌老屋外桑樹下一條貓屍搖搖晃晃……。貓咪彷彿在生死的裂隙、靈魂分岔處，窺伺人間。

屋簷、車底、紙堆、樓梯，貓咪藏匿於裂隙。

對我來說，其實是貓咪打開了縫隙。

最早是咪咪，一隻將近三歲的母貓。據說附近有人帶她看過獸醫，醫生說咪咪肚子上有個縫合痕跡可能已經結紮。咪咪是隻可愛親人的貓，輕聲走過她身旁，她便會親暱地在腳邊磨蹭，彷彿你們已經認識許久。咪咪是隻很聒噪的貓，有時喃喃自語，經常頭頭是道。咪咪像是住在魔術師的帽子裡，總是突然從某個地方冒出來，讓人不禁要為她喝采。

和咪咪打聲招呼開始，為她在家中囤積貓糧，徘徊在深夜的巷道。咪咪像一條移動的拉鍊，將這條街道兩旁宛如陌生人的鄰居縫在一起。最早約莫傍晚，我下班，咪咪與她的小跟班(一隻小公貓)聽聲辨位，跟著我的機車飛奔而至，開心地喵喵叫。小跟班不挑食，總是把貓乾糧吃的乾乾淨淨，咪咪則一貫緩慢優雅的吃，從來沒吃光給她的飼料。稍晚，七點新聞播報時間，一對三十歲左右的男同志會捧著一大堆貓乾糧來訪，咪咪會貌似飢餓的衝到飼料前，卻只是聊勝於無的輕咬幾口，小跟班仍然吃的猛烈。更晚，九點過後，另一對看似女同志的伴侶拎著兩個貓碗下樓，兩貓準時到大樓前報到。

因為咪咪，我重新和這個世界產生連結。我與大樓管理員聊咪咪的迷人可愛，和男同志情侶搶著餵食。找不到咪咪的傍晚，我端著新鮮貓食，或蹲或趴，沿著巷弄小聲呼叫咪咪。我鼓起勇氣，敲陌生人的門，只因二樓公寓傳來貓叫。門一開，舔著香噴噴罐頭的咪咪，立刻拋下罐頭衝到我的腳邊磨蹭。我尷尬地問陌生人，這是他的貓嗎？陌生人回答，妳的貓嗎？這個問題比以往許多問題都複雜難解，接近哲學、甚至神學問題。那麼多人餵養咪咪，但到底誰能給咪咪一個名字或一個安穩的窩？門關上後，小小的樓梯間瞬間變得空曠，無止盡的樓梯載著一人一貓不停迴旋。世界何其狹窄，狹窄的容不下一隻貓。貓親暱的叫，我的眼眶成了唯一的縫隙，紅色，濕潤的。咪咪擠進了我的眼眶。

這段屬於貓咪的太平盛世，在平安夜過後，因為小跟班的意外死亡而劃上休止符。喜歡貓、親近貓之後，我常常幻想，如果遇見一直垂危的貓，我有沒有救他的勇氣。我親眼目睹小跟班被汽車衝撞，胡亂在路上奔走之後，躲到鄰近停車場休旅車的底盤下。我拿著裝貓餅乾的塑膠袋，用力晃動發出聲響，小跟班仍無回應。於是，我趴在地上往汽車靠牆壁的深處張望，一邊呼喚他的名字。小跟班側躺著沒有絲毫動靜。我卻沒有勇氣將他抱起，送往醫院急救。我打電話、在周圍徘徊找人、持續跟他說話請他撐住，送往醫院的時後，他已經死了。沒有任何外傷，只有鼻子附近微小鮮紅的血漬。

這次，沒有任何想像的餘裕。

這是我成年之後，所遇見最大規模的一次死亡。我對自己徹底失望。

和我一起目睹小跟班死亡的咪咪，背著我，在冬日的寒風中，舔了舔小跟班的臉。空氣中飽含濕氣。關於生命，我首次感到無言以對。想起偶遇的貓咪們，怯生生的眼神、猶疑著向我走來，想起公園那隻親人的小虎斑，吃飽之後躍上我的腿睡覺，想起我抱著髒兮兮的小貓一坐就是半小時，秋風將樹葉掃落，漫天的雨和孤寂。想起我離去時，緊跟在後，卻又不敢離開熟悉地盤的小貓們，消失在轉角的失落眼神。我無力回應，也不知如何回應。

面對生命，我無言以對。在這個看不見的世界。

窩在廢棄公寓，好不容易撐過撐過寒冬的一對小小貓，卻在難得放晴的春日走散。我為此懊悔不已，只能暗自祈禱他們是被好心人收養了，然而深夜夢迴，總是有一雙寶石般的貓眼注視著另一種我不敢想像的結果。公園裡的原本相親相愛的小公貓們也因發情，彼此打鬥仇視，遍體鱗傷而陸續出走。

春天對人們來說是團聚的時刻，對流浪的貓咪來說，春天，卻是群落分崩離析之際。春天，是貓咪遷徙的季節。春天，短暫的令我來不及告別。

來不及告別在某天夜裡出走的貓咪，來不及告別萍水相逢的餵貓大叔，也來不及告別我的研究所生涯。我斷絕所有的社交活動，拋開艱澀文本，陷溺在乍暖還寒、無邊無際的憂鬱中。

大叔的屍體在死亡後第五天才被發現。公園的貓走散之後，只剩一隻跛腳黃貓陪伴大叔，而我也越來越少在公園停留。失去貓的公園，盎然的綠意凸顯了哀傷的氣息。大叔沒什麼親屬，出殯的那天正巧鋒面抵達，冷冷清清。我回想起大

叔所訴說有關這附近貓的血緣與遷移史，這些零零碎碎、想像拼湊起來的小史，突然覺得自己活在一個傾斜、隱匿的世界。

我一直沒有理由去大叔的靈堂前捻一炷香，在人的世界裡，我們是徹底的陌生人。在貓的世界裡，將我們連結起來的貓咪們，大多不知去向。

那陣子，我經常被惡夢驚醒。夢裡，十幾隻不同花色的貓咪橫屍河畔。我努力掘土挖墳，卻又不斷挖到尚未腐爛的貓屍。這世界容不下無名姓的貓咪，這世界充滿了無以名狀的惡。

夢醒時分，我才終於承認，原來我不會說再見。我不會對這些永遠不會再見的貓與陌生人說再見。

那陣子，又有新的貓來到公園討食。

我常常想像，貓咪對於這樣的聚散離合，是不是比我更豁達灑脫。我努力去記憶每一隻貓的花色與脾性，努力去適應新來的貓，努力去接受每一段無能為力的聚合。

就像季節的轉換，公園開始了另一個貓世代。

唯一沒有離開的是咪咪。咪咪和我一樣，送走了自己萍水相逢的朋友。留在原地，繼續生活。而帶咪咪回家，給咪咪一個安穩的生活，可能是我貧乏的想像裡，唯一想像可以修補世界的方法。

因為咪咪對我的信任，使得綁架咪咪成爲一件輕而易舉的事。也許，這世界每分每秒都有貓失蹤的事件，但誰在乎呢？備好了貓食、砂盆、食碗、水碗，養一隻貓似乎沒有想像中那麼困難。咪咪約莫兩天就摸熟了家裡的環境，雖然清晨時分，她會大聲嚎叫，就像在抗議我把她關在家裡。但我相信，用不了多久，她會適應這裡的。

沒想到幾天過後，不適應新生活的卻是我。我沉溺在自以爲是的美好想像中，忽略了養貓必然有的一些處境。當咪咪適應環境後，抓沙發和家具磨爪，或許是家中不如外面充滿冒險，她玩砂盆裡的貓砂解悶。貓毛在略顯狹窄的客廳漫天紛飛，附著在每一個物件上。我興起了放棄的念頭，不斷問咪咪，也不斷說服自己，才幾天而已，咪咪應該還能適應外面的生活。

四天後的夜晚，我將咪咪帶抱到樓下騎樓。外面飄著細雨，這個春天異常濕

寒。

我狼狽地想著，讓咪咪自己決定吧。如果她不走，我就將她留下。咪咪先是就地理毛了幾分鐘，那幾分鐘之內，我無法想像自己是多麼厭惡自己。等我回神，看見咪咪猶豫了一會兒，便頭也不回的往前奔走，跑到一台汽車底下去躲雨。瞬間，我達到我的目的。但我一點也不快樂，我唾棄我自己。隨即，我衝入雨中，想將咪咪領到一個乾燥的地方。一路上，我們一起淋著雨。咪咪急著在沿途氣味消失、略感陌生的屬地留下氣味。耽擱了一陣子，我終於將她引到她先前藏身的巷弄。在地上放下她愛吃的貓食，我在雨中狂奔回家。

直到現在，我仍沒有勇氣告訴任何人，我曾經背叛了咪咪對我的信任。直到現在，咪咪猶豫半晌，瞬間奔跑入雨中的畫面，停留在那個季節。記憶，吹彈可破。

我和這個世界再度失去聯繫。

幾十分鐘過後，我良心不安地下樓探看。遠遠瞧見咪咪一如往常，因為討厭潮濕而跳到屋簷下的汽車上避水。我不敢走進，以免咪咪發現我。沒想到在我回到機車停車處，貓叫聲洪亮的想起，我不用低頭看就知道那是咪咪。咪咪就像以往那樣，來我的停車處跟我討食或撒嬌。咪咪的純真，如同我刻意遺忘的那把傘，撐住了我的罪惡感。我與我的罪惡，一同在傘下，被咪咪保護著。至此，我熱淚盈眶，羞愧無比。

雨季結束之前，我重新整頓自己。再次將咪咪接回來的時候，是咪咪生病那幾天。在那對餵養咪咪一年多的女同志伴侶的協助下，咪咪回到我家。這一次，咪咪不再驚嚇、不再於深夜哭嚎；這一次，我不再恐懼、不再懷疑自己的耐心與力量。就像小王子與狐狸，我和咪咪終於馴服了彼此。

如今，我仍經常到公園附近、陸橋旁去餵那些可愛的獵人們。回到家，我則成了咪咪的小跟班，和她一起細數過去那段曾讓我不忍目睹的故事，那些我不曾參與的過去，那些曾經圍繞在我們身旁，每一隻有著秘密身世的貓咪。

因為咪咪，面對生命，我迴旋不已。找回停留、找回勇氣，找到許許多多在人類往來之間無法體會的細節。在這個看不見的城市裡，在所有的縫隙裡。貓不魔幻，貓讓我看見世界的怪誕。

因而無視於這怪誕的世界仍滔滔向前流動。